

您認識我的朋友達文嗎？

我似乎沒像達文其他朋友這麼幸運，看到很多這麼令人崇敬的一面。我在 1998 年美國物理年會會場的一個小角落裡，認識了達文，他正在和一群台灣出去的年輕學生們，坐在地上，比手畫腳地，談物理、談人生、談故鄉、談年輕人不應該年紀輕輕的回台灣。而我，就坐在他口水還噴得到的地方，想著，這就是清華物理系教授的樣子啊！後來，漸漸熟悉台灣物理界的人之後，才知道清華物理系的教授可不是這樣子的。和達文相識幾年下來，我有幾片回憶的拼圖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。

第一片拼圖是這樣子的：我自 2000 年回台後，常常和達文一起去小吃部吃中飯。有一次忘了帶錢，和達文借了 100 元，飯後我順道繞到交通銀行，提了錢就還他了。結果呢？差不多一星期後，他面色有些詭異的跑到我辦公室來，支支吾吾地問我：「Hsiu-Hau, 你上次借的 100 元還我了嗎？」我和他解釋後，他一臉被倒了錢的樣子，一點也不相信我已經把 100 元還他了。鑑於我已經深深認識他好一陣子了，我就提議：那中午我請你去花巷草弄吃飯好了！我後來請他吃 250 元的商業午餐，你們真該看看他那滿足的表情。所以我和達文之間的友誼，大概就是這個百來元的價值啦... 這片達文拼圖帶來的啟示是，小氣。

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片拼圖是，我手上的這本書。有一天柏中拿著 Michael Marder 寫的凝態物理教科書，到我辦公室來。我們討論完書中的一些物理問題後，我心裡突然有點狐疑。我問柏中這書是不是他最近買的，柏中說是剛從達文那兒借來的。達文怕書掉了，還在書的側面上，連續簽了 DC DC DC 三次 (Darwin Chang 縮寫)。這就是了，我翻開書的第二頁空白處，赫然發現我自己寫的名字，「林秀豪，20010921，轉眼 921 集集大震已兩年，期勉自己和這片土地一起出發。」後來，我拿著書跑去找達文理論，他居然一秉科學家的態度，笑著質疑我說道：「那我怎麼知道，是你先簽名的，還是我先簽的？」我把兩根眉毛排成一橫，對著他說：「我是林秀豪，不是張達文欸，怎麼可能做這種事？」他只好很無奈的說：「好啦！好啦！誰叫你看到好書只買一本...」 這片達文拼圖帶來的啟示是，小氣已經被達文昇華到，〈我的你的他的，只要是好的，都是我的〉，這種超然無他無我之別的境界。

如果你聽了我說完前兩片達文拼圖，還認不出他的話，我接著跟大家分享第三片達文拼圖。相信只要是不幸介入或被捲入理論中心的人都知道，達文和 TK 有一陣子對中心發展的想法不同，加上其他的風風雨雨，兩個人鬧得不是很愉快。有一天達文和 TK 不知為了什麼，意見相左，彼此談得有點意氣相爭。那天下午，達文神色不安的跑到我辦公室來問我，有沒有收到他剛寫的 email。我看了看，說沒有啊！他接著說：「糟了！我剛剛寫了一大串罵 TK 的話，想寄給你。」(相信我，

這不是第一次，也不是最後一次，達文寫信罵人）我說：「這沒什麼大不了，你又不是第一次寄罵別人的信給我，幹嘛那麼緊張。」他叫我過去他辦公室，看了他的電腦之後，我的兩根眉毛又排成一橫，對著他說：「你把信直接寄給 TK 了？！而且信的一開頭，就大刺刺地寫著 Dear Hsiu-Hau ...」猜猜看達文和我說什麼？他說：「誰叫你的名字和 TK 那麼像，這下子怎麼辦呢？」我一邊告訴自己，不要生氣，不要生氣，一邊默念著，TK，Hsiu-Hau，Hsiu-Hau，TK。可是... 實在是太令人生氣了，這輩子哪有人把 TK 和我的名字搞混的！但是回頭看著達文無辜又焦急的表情，我又能怎樣呢？這片達文拼圖帶來的重大啟示是，還能期望有什麼啟示，這就是達文啊！

我要說的最後一片拼圖是，在達文過世前一個星期左右，我和他之間最後的長談。在 12 月 21 日星期三，我大約在 11 點左右到台大醫院，我戴著口罩，和達文說我是秀豪。我幾乎認不出他了，不只是瘦，像是打了催老劑一般。任我怎麼提醒他，達文一臉茫然，也認不出我來。我決定把口罩摘下來，達文笑了笑，對了，就是 Hsiu-Hau 嘛。

我們開始對話。在交代了很多事之後，他和我說，之前他試了種種方法活下去，也許現在要有點創造力，想想如何死去。我看著他把自己生病，也當科學研究一般看待，心裡想著，真是無可救藥的理論物理學家。接著又談了一些物理問題，

像是 Onsager relation 一類的，他還是很有興趣的聽著。談著談著，他提起很擔心淑端和兩個小孩，在他過世後的種種問題，也提到他的學生維甫現下的申請案，我在一旁靜靜地做筆記，一件一件寫下來。接著我插話說，我不去中研院了，他不可置信地笑了，「Hsiu-Hau，你可以再說一次嗎？」我和他說起中間的點點滴滴，他聽得興趣盎然，甚至主動問起燕子在整個過程中的心路歷程。我叨叨地講，他常露出笑容聽著，也插著話說，

I just cannot believe that you are going to stay at Tsing-Hua.

Your application looked so confirmed.

接著他談起我和他認識的種種，甚至叫我要 take on his role at the department，我笑著回他，變成全系最顧人怨的人喔？門都沒有！達文笑了笑，很嚴肅地跟我說：「你要答應我，以後無論發生什麼事，永遠要把你的家庭擺在第一順位，要做一個如我當初認識你一般的好人，最後，要成為一流的物理學家。」我已淚流滿面，不知該跟他接什麼話了...

因為達文已經坐著和我講了近兩個小時，我叫他躺著休息。我則拉把椅子，讀我最近寫的文章與詩給他聽。唸到其中一段，我特別和達文說，我寫到這時就是想到你...

窗外的風呼嘯地吹著，也許現下嗅不出春天的氣息，

但我知道她終將來臨。

達文靜靜地躺在床上，微微笑著。我接著唸了一些以前和他寫來寫去的 email，也包含我以前和他在爭辯幸福是什麼。唸著唸著，達文有一些睡意，我跟他說，我得去買些東西填填肚子。看一看錶，都已經二點四十五分了。

我走下十四層樓去，一邊想著達文的話，一邊覺得很難過。吃了個手捲，我帶了杯 Starbucks 的熱巧克力，再爬上十四層樓。達文似乎睡得很不穩，他叫阿簡把床搖起來，我開玩笑地說，如果你這次好一些，可以和淑端申請一杯 Starbucks 的咖啡。他又和我提了停止化療的事，叫我一定要和淑端提。談著談著，他的話就開始有些零落，我已不容易抓住他的思緒。他看著我說，

Hsiu-Hau, you got to help me. I need to keep talking to focus.

這大概是我能聽懂達文的最後一句，之後就像是散裝的書頁，我也不是很確定是不是我所認識的達文了。看著自己的好友，一點點地失去理性溝通的能力，就猶如目睹自己心愛的人在水中逐漸溺斃，那般無助，那般痛心。這是我和達文最後

的長談。我可以感覺到，以前那個幽默真誠的達文，那個即使是病懨懨的，也要凡事和我辯一辯的達文。

在達文過世後，很多人和我提起他在物理上的貢獻，很多人和我說起他的詩、他的畫、他的多才多藝。其實，我還是比較崇拜牛頓，其實，我還是比較喜歡塞尚，其實，我還是哼我的詩經、看我的李白。但是，我不認識牛頓、塞尚和李白，而達文，是我的好友，是在文明社會裡，不知從哪跑出來的，一個誠實不做作的野人。尤其是當我被絢麗而優雅的外交辭令環繞時，我格外想念我這位長不大的朋友，一把年紀還指著國王的新衣，哈哈大笑。

最後我僅以一首短詩，企盼稍稍捕捉他在這世上的匆匆行蹤。也希望這短短的文章，能時時刻刻提醒愚癡的我，在我的好友最需要我時，我卻在諸多雜事中翻滾迷失。在達文過世前的幾個小時，我在新竹家中，在我的雜記裡，記下這麼一段話：

正如達文所言，在生命中，重要的是有多所愛我們與我們愛的人，其他的，就讓他們隨風而去吧！

豪豬

我們的 Darwin

我曾經認識這麼個人，

在烏龜殼的昏黃燈光中，

在加州海畔明媚的夕陽裡，

他常常這麼和我說，

“我們做理論物理的，

是一群熱情的現代藝術家。

手中拿的畫筆是數學，

眼中閃爍的光彩是直覺，

屏息凝視的，是宇宙倉穹裡大大小小的真理，

而胸中跳動的，是一樣火熱而真誠的心。”

你就常常這麼說著，

如此熱情，如此專注，如此地孩子氣。

在物理的畫布上，你揮灑自如，

在詩意的天空下，你翩然起舞，

在渲染的水墨中，你自在悠游。

你就是這麼...

手邊帶著印象的畫冊，

腰間繫著藍星的詩集，

嘴角哼著風中的歌，

腦中裝著飛舞的靈感，

頭上頂著理性的光輝，

如此忙碌地，在趣味盎然的海中群島裡，

探索的 Darwin，

好奇的 Darwin

我們的 Darwin。